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六月

目 录

我军解放青海的战斗历程

..... 青海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1)

马麒在青海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成及其建制

..... 陈秉渊(13)

青海建省前后的行政建制..... 魏明章(52)

马步芳与谭克敏之间的一场风波..... 张寿龄(56)

南京国大会上出现的反马步芳事件..... 钟世隆(58)

复兴社在青海活动的始末..... 赵爱德(61)

解放前青海征收田赋的概况..... 吕志松(64)

解放前的青海盐业概况..... 马遇良(72)

廉兴设立“青海皮毛公估局”概况

..... 康陶然 遗稿(76)

雅楞丕勒其人..... 韩海容 遗稿(78)

果洛若干史实的片断回忆..... 俄合保撰
吴 均译(84)

解放前帝国主义通过宗教、间谍在青海的活动

..... 田生兰遗稿(115)

西宁的佛教寺庙概况..... 周 德(125)

青海的佛教宗派..... 祁生彦(128)

“花儿”古今谈..... 张亚雄(135)

解放初期接收青海卫生医疗等机构的片断回忆

..... 新家桥(139)

我军解放青海的战斗历程

青海省军区司令部 政治部

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我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阶段，各个战场捷报频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国民党军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崩溃。五月二十日，我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乘胜解放了西安及关中地区，华北十八、十九兵团奉命入陕作战，参加解放大西北。七月十一日，我军发起以扶风、郿县地区敌胡宗南军为主要进攻目标的扶郿战役。从此，西北战场我军由局部性的进攻转入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仅三天的攻击，即予敌三十六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及二十师、十四师等部以歼灭性的打击，共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我控制了秦岭及其以北广大地区，为西进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七月二十五日，我军全歼盘踞在甘肃固关镇地区的马步芳部骑十四旅。二十六日我军攻克兰州，马步芳主力八十二军大部被歼。

兰州解放后，我第一野战军主力于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三日和十一日分三路向青海、甘肃的黄河西部以及宁夏追击前进。我中路军沿甘（肃）新（疆）公路西进，配合由青海翻越祁连山北进之左路军于九月二十五日解放了武威、张掖、酒泉，除消灭敌骑十五旅外，退入该地区的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九十一军、一二〇军和河西总部、联勤第八补给区等四万余人被迫投诚或起义。我右路军经中卫、青铜峡、灵武三次战斗后，宁夏敌军残部除八十一军起义外，十一军、一二八军、贺兰军等均放下武器向

我投诚，九月二十三日解放宁夏省会银川。在我连续取得上述胜利后，新疆之敌完全陷于孤立。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部及所辖整编四十二师、七十八师、骑兵第一师等共六万余人，于九月二十五日由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率领通电起义。十月二十日我军进驻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

在我各路大军分路向甘肃、宁夏、新疆进军的同时，为不使青海残敌组织抵抗，我一军部队在贺炳炎军长、廖汉生政委率领下，急速向西宁挺进。当时黄河桥梁和船只全被敌军毁坏，我一军指战员不畏困难，在当地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赶造皮筏，代替船只，于九月一日在永靖地区渡过黄河，进入青海境内。得悉马步芳与其子马继援（八十二军军长）等已乘飞机逃跑和敌军溃散的情况后，我军即统一组织各师之侦察分队为先通，于九月五日解放青海省的首府——西宁，大部队于七日进城。九月十日，我军相继解放湟源、大通。十二月至月底解放门源等县。一九五〇年初进军玉树，同年七月进军都兰。一九五二年七月进军果洛。至此，彻底推翻了蒋马集团的反动统治，五星红旗插遍了青海高原。

我军所到之处，各族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庆祝解放，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热情欢迎人民子弟兵。

摧毁旧政权 建设新青海

青海解放后，一军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一支工作队”的指示，为彻底摧毁马步芳残余，建立人民新青海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四九年十月，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决定由一军兼青海军区，任命贺炳炎兼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尚荣兼副司令员，杨文安兼参谋长，吴融峰兼政治部主任。同时，从部队抽调干部组成了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和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步兵第三师司令部兼西宁市警备司令部。步兵第七

团担负西宁市的城防警备任务。一九五〇年一月，青海省委和省政府正式成立。为了开辟西宁市和农业区的工作，掩护地方建立人民政权，一军部队在青海省委和西北军区的领导下，分别进驻大通、桥头、湟源、湟中、贵德、互助、乐都、民和、化隆、甘都等地，负责接管、受降以及剿灭散匪、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从军、师、团机关抽调二千零二十三人（内干部七百零三人，战士一千三百二十人），采取分区负责的方法，协助各地建立县、区政权。当时的具体分工是：军直负责省市级机关；步兵一师负责大通、门源、互助；二师负责湟源、湟中、贵德、海晏；三师负责民和、化隆、循化等县。随后又协助共和、兴海、同德、同仁、祁连、都兰等地建立了人民政权。各级政权建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大纲》，于一九五〇年秋在农业区开展了减租反霸运动。

一九五一年冬确定西宁市以及民和、乐都、互助、大通、湟中五县一市为土改区，化隆、循化、贵德、门源、湟源、共和六县为减租区。在牧区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深入宣传“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宗教信仰自由、长期合作”等政策，对于团结群众，稳定人心，孤立敌人起到了重大作用。

军管会和地方政权建立后，发布通告，号召原马步芳部官兵到指定地点报到登记，交械投降。在我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下，散走投无路，纷纷来归。计有敌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后又逃跑）等率残部三百余人，敌一九〇师师长马振武等率残部二千余人投降。在这一段，我先后接受投降校以上军官三百五十人，尉以下军官和士兵二千四百三十一人。对来降官兵的武器一律收缴。经过政策宣传后，士兵发给路费和遣散证释放回家，校以上军官到“解放军官训练处”学习改造。与此同时，通过大力宣传党的城市政策以及民族宗教等政策，大部分外逃群众纷纷归来，安居乐业，社会治安得到了初步稳定。

一九五〇年，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经济恢复与建设时期。一军部队奉命除以部分兵力继续剿匪肃特、巩固社会治安外，其余部

队转入生产建设，担负农副业生产、修水渠、修公路、修机场等任务。当时部队参加农副业生产共九千八百五十九人，开荒七万七千七百四十二亩，收获各种粮食及蔬菜折合小麦三万八千六百二十六市石，副业生产折合小麦二万零六百一十一市石。出动兵工七万六千七百八十九人日，修筑了“平安”、“湟惠”、“解放”、“人民”四条水渠，全长六十三公里，可灌耕地八万六千余亩。另外，根据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从一九五〇年五月起，抽调干部战士九千三百六十五人，修筑青康公路西宁至黄河沿段，宁张公路西宁至门源段两条公路，历时四个多月，于八月底先后竣工，完成新建公路六百零五公里，大小涵洞九百零一孔，共使用兵工三十三万四千五百零一人日，同时还修补了西宁至享堂段公路五十余里。在紧张的农副业生产和建筑公路的同时，为支援解放西藏，保卫国防，发展我国航空事业，遵照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抽调二千五百余人担负整修西宁机场的任务。此项工程历时一个多月，共用兵工四万三千二百九十五人日，挖填土石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三立方，圆满完成了任务。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果实，根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指示，青海省委和青海军区于一九五一年一月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地方武装的命令。同年二月，此项工作在西宁、湟中、湟源、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大通、门源、共和、贵德十二个县（市）展开，广大青年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彻底肃清匪特，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民族团结，巩固胜利果实，保卫土地改革”的号召下，踊跃报名参加。至七月底，全省共扩充新战士六千七百三十一人，以县、区为单位建立了县大队和区中队。同年八月，由一军抽调营、连、排干部和老战士七百一十八人（内干部二百二十七人）充实地方武装，将县大队扩编为地方独立团，除给各县留下部分武装力量外，其余四千九百二十人编成青海军区三个独立团、两个独立营、一个独立连。地方部队建立以后，在配合主力部队剿匪肃特，保卫政权，保卫土改

运动等项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初期，由于部分马步芳残余军队散逃为匪，杀人抢劫，无恶不作，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很大威胁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为了抵御土匪的侵扰，出现了自卫组、自卫队等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形式多样，成份很不纯洁。后来，随着各级政权的建立，由一军抽调干部，相继在西宁、乐都、民和、互助、大通、湟中、湟源、循化、化隆、贵德、门源、共和、海晏、都兰、祁连十五县（市）成立了人民武装部，对原来的自卫队（组）进行了整顿，清洗了不纯分子，建立了民兵自卫组织，并配发了部分武器。至一九五一年底，全省共有民兵44010人，各种枪8867支（内土枪2079支）。民兵武装建立后，在配合部队剿匪、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民主改革中发挥了巨大威力。仅一九五一年全省民兵即配合部队作战59次，单独作战229次，共歼灭土匪270，人缴获各种枪93支，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种案件1318起，收缴各种枪220支。

经过建政，生产建设和地方武装力量的扩建，彻底砸烂了蒋马集团在青海的统治机器，扩大了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震慑了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动势力，使黑暗落后的旧青海变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青海，各项工作和建设事业初步走上了轨道。

同马步芳部残余势力作斗争 迅速平息了反革命武装暴乱

青海是马步芳的老巢。解放前夕，马步芳的反革命武装发展到七万余人，占当时全省152万人的4.8%。尉级以上军官5430人，将级军官76人。经过固关战斗和兰州战役，歼其一部，大部溃散，跑回青海，散匪在全省各地的敌军残余约五万余人，其中校级军官千人以上。马步芳等窜逃前，曾指示赵遂、谭呈祥（一〇〇师师长）等：“要毁掉重武器，选一批亲信潜往牧区，余携

枪马各自返家，武器埋地下，以战马作耕马，变士兵为便衣，以保存实力，待机而动，不能投降。”之后，赵遂、谭呈祥、马振武、马英（骑八旅旅长）等在大通桥头召开团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决定利用旧职收罗残部以及反动地主、恶霸等伺机暴动。成功后，赵遂为青海省主席，谭呈祥为步兵总指挥，马英为骑兵总指挥，并研究了与我斗争的计划。开始，他们处于潜伏观望阶段，赵遂等二百余名军官向我假意投降，但暗中仍然与匪特保持联系，并秘密组织“西北反共革命委员会”、“西北反共救国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发展反革命势力。

西宁解放不久，正当农业区各县建立人民政权，牧区工作尚未开展之际，在谭呈祥、马英、赵遂等反动军官的策划下，勾结地主、恶霸和其他反动分子，以“杀父逼子”等残暴手段，打着“保族保教”的幌子，胁迫煽动群众，公然掀起了反革命武装暴乱，妄图趁我立足未稳，一举把我赶走，恢复马步芳在青海的血腥统治。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一日，赵遂、马英、谭呈祥等纠集残部七千余人在大通、湟中、门源地区暴乱。十一月三十日，马英率敌五百余人包围我上五庄区政府，十二月五日，敌五千余人分别包围我大通桥头驻军，七日逼近大通城垣。我一军三师师长兴中率七团（欠一个营）、六团一营、军侦察连、炮兵营，于十二月五日赶赴大通增援九团，经过七天围剿，歼敌大部，击毙匪首马英，歼匪百余人向海晏三角城逃窜。

在大通叛乱的同时，十二月五日，匪首马成彪（教长）率二百余人，包围我门源县卡子沟区政府。六日，匪首马虎成率七百余人包围并攻占了门源县城。二十一日，我三师师长兴中率六、七团主力、八团一个营及二、三师骑兵营、军侦察连进至门源。二十二日歼敌大部，门源县城又告解放，残匪逃至皇城滩地区。

十二月八日，匪首韩如海纠集三百余人占领了小峡、平安驿。我四团两个营，五团一个营于九日向敌攻击，战斗一小时，

敌大部被我击溃。十一日，匪首马有清、真马鹿（均系匪团长）率七百余人包围了湟中县城，当日我五团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将敌全歼。

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以保长韩乙奴为首，勾结马步芳残余共一千五百余人，在循化县城西查加沟暴乱，两次伏击我外出分队，我牺牲九十八人。我一师一团主力于十四日包围该敌，歼其大部，经三天清剿，匪首韩乙奴潜逃，余匪被我全歼。

一九五一年二月，新疆阿山专员乌斯满发动暴乱被我击溃后，率残部五百余人窜入柴达木盆地的马海、台吉乃尔等地，与当地胡赛因股匪合伙，进行反革命活动。我军以四千五百余人的兵力，分三路进剿，除胡赛因窜逃外，敌全部被歼。

大规模的武装暴乱被我剿灭后，尚有残匪大小近三十股七百余人窜于深山老林及边沿地区。为彻底铲除匪患，我一军部队转入分区驻剿，并组织武工队三十三个、一千零二十八人，分布于农业区匪特出没地区，本着有匪剿匪，无匪协助地方政府做群众工作的原则，开展群众性的对敌斗争。到一九五一年底，先后将真马鹿和马成龙残匪六十余人，冶子明、马二不都为首的匪众八十余人，包布拉匪众三十余人以及马老五和尕布官人等小股土匪歼灭。

由于党的工作进一步开展，加之经过土地改革和镇反运动，群众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残余土匪已无法在农业区立足，便转到我工作基础较薄弱的牧业区进行破坏活动。反动军官马全彪逃到尖扎后，勾结当地反动头人项谦，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昂拉地区掀起了一千九百余人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一九五二年初，袭击我贵德县铁瓦寺工作组，二月十八日又袭击我卡力岗驻军，三月四日占领多加山并构筑工事，企图围困我守点分队。我先后曾进行十七次政治争取无效。即集中一军一、二师、军骑兵团、骑兵支队、四军骑兵团、骑六团、独立一团、炮兵团共一万零二百八十四人，于五月一日由东西南北四路向敌攻击，激战八

小时，除少数逃跑外，共歼敌一千五百九十五名，其中毙二百六十四人、俘四百六十七人、降八百六十四人，缴获各种枪一千零三十八支，弹药二万九千八百零九发，骡马一百四十一匹。我牺牲七十一人，伤八十九人。

数十年来，青海各族人民群众受蒋、马集团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生活极端穷困，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青海解放后，绝大多数群众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解放军。死心踏地参加暴乱的只是马步芳残余和其他反动分子，广大群众不仅坚决反对暴乱，有的甚至因拒绝参加而惨遭杀害。例如湟中土匪强迫王克利、木阿蜀父子蛊惑群众参加土匪，他们严正拒绝而被杀死在窖洞庄。该村附近有六个回族青年拒绝参加土匪被迫跳井自尽。另外，还有许多群众冒着被叛匪杀害的危险掩护我干部和伤员。回族群众张计岗就曾掩护过我率庄区委书记。马全禄曾经掩护过我军六个伤员。汉族群众马得清曾掩护我六名战士脱险。藏族群众纠木纳曾经救护我掉队迷路的战士安全返回部队。他们把这叫做“救得英雄送英雄”，“自己军队自己救”。

一军全体指战员在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中，发扬了英勇顽强、吃大苦、耐大劳、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军政兼施，分别对待”的方针，取得了歼敌一万五千七百一十六名、缴获各种枪五千七百八十支（含一师在临夏、骑兵一支队在昌都地区作战战绩）的重大胜利。基本上肃清了我省境内的散匪，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政权，保卫了青海的各项建设事业，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赞扬。当时有一位七十五岁高龄的胡锦涛老先生曾经题诗热情赞颂一军部队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功绩。他在诗中写道：“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大军来征剿，至时拨云见青天。”

剿灭我国大陆上残存的最后一支 政治土匪——马元祥股匪

一九五二年四月，西北军区决定一军免兼青海军区，由步兵三师整编为青海军区。同年八月，任命省委书记张仲良兼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李书茂任副司令员，钟生益任副政治委员，刘斯起任参谋长，张凤飞任政治部主任。这个阶段的剿匪肃特工作是在一军部队胜利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基础上进行的。当时，在我省境内流窜着对我危害极大的马元祥股匪。马元祥系甘肃临夏县人，曾在马步芳部任过连、营、团、旅长，八十二军少将高参、玉树专员，因狡猾、残暴、凶悍，颇受马步芳器重。青海解放后，该匪隐匿在牧区组织反革命武装，初期仅二十五人。后在蒋帮五次空投电台、枪支等物资和在空投特务程毓杰等控制指挥下，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已发展为一百五十余人，号称“反共救国军一〇二路”，马元祥任司令，马得福（曾任湟中实业公司副经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委员）为副司令，以河南蒙旗李卡不如山为基地，直接接受台湾指示，不断向我农业区派遣特务，进行反革命串连，妄图再次掀起大规模武装暴乱，以配合蒋帮反攻大陆。同时，在与青海南部毗连的甘南地区盘踞着马良股匪，约一千一百余人，自称“反共救国军一〇三路”，与马元祥股匪互为依存，相互策应。这两股反动武装，是我国大陆上残存的最后一支政治土匪，必须坚决予以剿灭。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青海省委发出了“关于消灭马良、马元祥股匪的指示”，在分析敌情，明确剿匪方针和任务的前提下，要求：“各级党委务必十分注意这一情况，立即组织力量，明确分工，统一领导，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特别是四旗、同仁、同德、尖扎、贵德、循化、化隆（化隆因土改未完，可指定一县委委员负责领导检查，土改干部结合这一工作）等

县，应抽出主要力量做好这一工作，今后凡在各县驻防之军区部队、省级派往各地之工作组等，务必在各县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青海军区根据西北军区和青海省委指示精神，发出了“剿匪肃特补充指示”。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又下达了“进剿马良、马元祥股匪计划”。同年二月十一日，青海军区政治部下达了经青海省委、西北军区和西北局审查同意的关于“进剿马良、马元祥等股匪在执行政策上的几项规定”，强调指出：“在坚决剿灭马良、马元祥股匪中，必须严格地确实地坚持团结少数民族、保护宗教的政策，绝不许把当地少数民族部落和宗教以及千百户制度和反革命土匪混淆起来，这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

经过政治上、军事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之后，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开始了对马良、马元祥股匪的围剿。西北军区组成了甘青剿匪指挥部，确定甘肃军区负责围歼马良股匪，青海军区包干消灭马元祥股匪。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由青海军区李书茂副司令员及军区机关部分人员组成了青南剿匪指挥部，由省委及各县人员组成青南工委，李书茂任工委书记，马芳富任工委副书记兼剿指政治部主任。决定以骑二团、独立团二营、果洛支队、骑兵连组成第一线剿匪部队，以五十五师一个营、玉树支队、独立一、二营各一个连，青南各县公安队和民兵自卫队八百余人担任第二线扎点堵击任务。

部队于三月初向战区开进。剿指率骑二团、独立团二营、独立营四营于十八日先后到达曲尔寺地区集结，果洛支队亦于二十五日到达齐汉马寺及其以东地区担任堵击，第二线部队分别在青康公路及杂楞口、兰旗山、瓜什则、麦秀、杂马羊曲、居布林、拉加寺等地进行巡逻，控制要点，搜剿可能潜伏之匪。在进剿过程中，骑二团一连四排麻痹大意，遭敌袭击，受到损失。后虽经一个多月的搜剿，由于马元祥股匪狡猾异常，千方百计地避免与我接触，因而未能将其歼灭。五月三日，剿指获悉马元祥股

匪由积石山窜抵拉加寺东南之得苦乎沟内隐蔽、抢粮并准备休整一月西窜的情况后，当即制定了作战部署。各部队于五月六日上午到达攻击位置。是日十三时三十分，骑二团刘炳绪副参谋长率侦察分队首先与敌接触后即开始了围歼战斗。七日上午，各路部队向敌合围。九时许，敌在东南山头抢占有利地形，以七挺轻重两用机枪向我猛烈射击，并两次向我阵地反冲击，企图夺路而走，均被我四连击退。这时三连亦闻枪声赶到，抢占西北山头，向匪发起猛攻，我二连亦跟进。经两小时激战，击伤匪首马元祥，击毙匪首马全彪，匪开始动摇，向山下溃逃，经我二、三、四连堵击、侧击，歼匪大部，至十五时三十分结束战斗。当我打扫战场时发现匪首马元祥等十余人漏网并向折合能南山窜逃时，便连夜组织精干部队追剿，同时部署了主力部队分区搜剿，要求各部队坚决彻底地剿灭散匪，做到无山不到、无沟不搜。在分区搜剿过程中，独立团生俘空投特务袁达禹等二匪，骑兵连击毙空投特务、机要参谋张采明和匪七纵队司令马柄云。截至五月二十六日，各部搜剿告一段落。除匪副司令马得福等七人漏网外，共歼敌一百三十五名（毙匪首马元祥及其以下四十八人、伤四人、俘七十七人、降六人），缴获电台四部、轻重机枪十四挺、长短枪一百八十九支。至此，我国大陆上最后残存的一支政治股匪终于被我剿灭。

我军解放青海后从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到剿灭马元祥股匪，共历时三年零七个月。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实质上是同国民党反动派阶级斗争的继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解放战争的继续。这一段的历史经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

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0—601页）我军挺进青海以及解放初期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是党中央、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再次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青海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今天，在纪念我们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回顾我军解放青海的战斗历程，不仅可以使那些曾经参加过进军青海的同志，参加过建政和民主改革的同志，参加过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同志以及参加过剿灭马元祥股匪战斗的同志不忘过去，永葆革命青春，而且可以使青年一代了解青海解放及其初期的斗争情况，明确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更加坚信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更加自觉地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更加努力地搞好四化建设。

马麒在青海封建割据 局面的形成及其建制

陈秉渊

封建军阀马麒、马步芳，是西北先后四马之一。既到马步芳当权，发展为青海土皇帝，最后窃取了西北军政长官，这显然是与其父马麒在青海地区奠定的政治基础分不开的。笔者根据众多人的回忆，与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并参照有关文献，将马麒时代的封建局面的体系，写成本文，提供研究马麒、马步芳发家史的参考。其中未尽翔实之处，请阅者予以补充和订正。

一、马麒封建势力的形成

一、马海晏的身世：马麒的曾祖马积名，回族，妻马氏，妾马氏，生七子五女。子兴旺，即马麒的祖父。兴旺妻姚氏，生子七，长子为马海晏^①，第七子为马海渊。海晏生三子四女，长子马麒，次子马麟，三子马凤。

马海晏字德彝，世居甘肃河州西乡摩尼沟。祖上务农，仅能温饱，既至海晏，初往来兰州、河州，从事“驮脚”^②，以与回汉商贾接触频繁，见闻日广，其后稍有余资，改业商务贸易，远至陇、陕间贩运货物，其时陕甘道路不靖、盗匪出没无常，海晏习武自卫，往往以流星致胜，商贾多赖之，不及十稔，家道渐富，遂弃业攻读《古兰经》，致力于伊斯兰教教务活动。不久，投靠

^①马海晏有的误作马海彦。

^②“驮脚”是当时交通不便，担任长途兽力运输的称谓。

河州大阿訇马占鳌，声名益著。一八六七年冬，与河州回族闵殿臣等因縁时会，合兵反清，马海晏以闵久战无功，不堪大举，遂推马占鳌为统帅，占据河州。当时太平天国革命虽已失败，但捻军尚纵横于中原，且陕、甘一带的反清义旗，到处林立，马化龙在金积堡①的声势，尤为浩大。马占鳌即与马海晏、马永瑞、马尕大等，为策应马化龙，打通了河、湟通道，以固根本。随之责成马海晏守河州，马占鳌亲攻永登丰乐堡，交战中当地团总何得彪击伤了马占鳌的左眼，迫使马占鳌部撤退。一八六八年十月，陕甘总督左宗棠指挥湘军分三路进兵，终于一八七一年攻陷金积堡，屠杀了马化龙及其部众。旋转移目标，大举进攻河州。马海晏时年三十三岁，为马占鳌军中的主将，力助马占鳌率部阻击，遂与湘军对峙。一八七二年二月，在太子寺②南新路坡山地大会战中，马海晏率敢死队三百人③，乘黑夜全副武装，并带水和砖块潜入新路坡湘军四十营的中心，利用地形，迅速筑起了一座坚固的营垒，当时天寒地冻，天明始为湘军发觉，唯恐腹背受敌，仓卒展开围攻，马海晏从容应战，以半数人专事射击，半数人装置火枪弹药，源源不断地供应射击，弹不虚发，以致湘军死伤累累。前敌凉州镇总兵傅先宗愤怒，亲挥大军督战，以其目标显露，即被马海晏瞄中击毙。记名提督东高州镇总兵徐文秀亦战死。傅为左宗棠部著名勇将，徐亦智勇出众，既已相继毙命，湘军军心动摇。马占鳌乘胜跃出营垒，挥军冲击，杀声连天，震动山岳，湘军全线动摇，溃退于洮河一带，损失奇重。马占鳌、马海晏夺获军械无数，更壮大了声势。事后马海晏夸张其战术为“黑虎掏心”，在反清战役中立下了突出的战功④。

其时马海晏在战胜之余，本拟乘湘军败北，继续歼敌。可是

①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金积。

②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

③一说是一百二十人。

④据马佐汉生前口述。

马占鳌改变初衷，以为“长此以往，终非久计。金积堡马化龙已被摧毁，我军势孤力单，恐将招致不利，步其后尘”。遂决定改弦更张，转向击溃的湘军俯首称降，马海晏力赞其议。洮水湘军闻讯，喜出望外，立即授意马占鳌前往安定①大营左宗棠处请罪。这时左宗棠方虑西北烽火连天，踟躇不安，适马占鳌派其长子七五及马永瑞之子马如蛟等②，率随从人等，于一八七三年三月，抵安定晋见左宗棠，献军马五十四。马七五既到湘军大营，态度镇静，对答如流，使左大为惊愕，以为有其父始有其子，倍加抚慰。赐名为马安良，字翰如。令其返回河州，由马占鳌亲身来见，嘱咐切勿恐惧。左宗棠以大局已定，于同年七月上旬，由安定进驻兰州，马占鳌、马海晏、马永瑞、马荣等，乃由河州应召前往晋见。占鳌与海晏等自缚其臂，备梅花鹿一对，以红绸制成横幅，上书“天下太平”四个大字，挂于两鹿鹿角之间，并缴纳武器马匹，作为称降礼。左陈列甲士，威武森严，马占鳌等视若无睹，声色自若，左极称奇，大为赏识，斥责左右何用绳缚，马占鳌、马海晏等即同声宣称：“罪犯孽重，自缚领刑”。使左更为感叹，刮目以待③。那时正值河西及新疆天山南北路反清义军蜂起，左为因势利导，羁縻笼络，改编马占鳌部为马队三旗，任命占鳌为督带，马安良、马海晏、马永瑞、马荣分别任旗官，归河州镇节制。自此，马占鳌、马海晏等遂成为清廷的鹰犬。十月，左宗棠令马占鳌等返回河州。马占鳌、马海晏为效忠于左，旋捕获一同起义的撒拉族头人马彦龙、马骧子等，即被左残杀。此后在湘军继续镇压回族起义事件中，马占鳌、马海晏等起了积极的帮凶作用④。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在北京展开扶清灭洋运动，武卫后军统领

①即今甘肃定西县。

②当时称为“十大少爷进安定”。

③根据马佐汉的口述资料。

④根据马万成、马佐汉提供的资料。马万成是马麒的堂兄。